

# 回草原找故乡 妈妈做回了自由快乐的女孩

“90后”青年导演乔思雪是成长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人。她出国留学时，曾在街头偶遇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，与自己母亲年龄相仿，衣衫单薄，一直在街头徘徊。

乔思雪询问阿姨在找什么，对方说，在找家。那一刻骤然击中她，乔思雪打电话询问母亲近况，才发现不算太好。

想象中母亲总是按照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健康有力地生活，但事实上很多困扰已经找上了她。乔思雪感叹，疏于联系的时光，让原本那么熟悉的两个人，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像陌生人。

恰巧在那段时间，蒙古族音乐让乔思雪频频梦回大草原，芳草和风的气息抵达心间。于是，她写下了《脐带》的故事。今年春天，乔思雪编剧执导的电影《脐带》上映。

## 母子之间的“逆位”关系

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巴德玛·游牧电子音乐人伊德尔领衔主演的电影《脐带》，全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取景拍摄。这部片子不仅是对母性角色的深情注释，更是送给草原的一封信。

电影《脐带》聚焦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，与其怀揣音乐梦想的北漂儿子之间发生的亲情故事。音乐人阿鲁斯(伊德尔 饰)带着患病母亲娜仁左格(巴德玛 饰)回到草原故乡，帮助她寻找记忆中的“阴阳树”。

原本母亲随阿鲁斯的哥哥一家住在城里，可每天都拼命想逃走，这让儿子疲惫不堪。从北京赶回来的阿鲁斯目睹这一切，决定依照母亲的心愿回一趟故乡草原。他们从城市坐车回草原，又驾着三轮摩托车拖着蒙古包进入草原深处。

“阿鲁斯给哥哥5年的疲惫生活按下了暂停键。城市里空间很狭小，人和人的距离真的太近了，没有一个空间能让你跳脱出来思考。”音乐人阿鲁



斯敏感温柔而细腻，他愿意聆听自然间一切细微的声响，也愿意聆听母亲无法表达但炽热坚持的心声。

片中母子俩回到草原的一路上，空间变得更广阔，周围的东西都消失了，只有两个相互陪伴的人，因而能清晰听到彼此的声音。

乔思雪说，当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思考问题的方式、跟父母相处的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，“现在我确实慢慢感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小孩。比如去医院做检查，以前都是他们带着我去，

而现在角色调换了”。

《脐带》中，母亲因病症忘记一切，一心想重返故土找寻幼时记忆中的家园。为了防止母亲走失，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。仿佛脐带一般的连接，让母子之间产生奇妙的“逆位”关系。

母亲在遗忘和寻找的过程中，状态犹如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，笑容明亮，自由快乐地在草原上奔跑、舞蹈；阿鲁斯则艰难地承担起照护责任——他时常化身为母亲的“父亲”角色。

## 在告别生命之际感受到平静的力量

《脐带》充满了一系列收敛而曼妙的隐喻，比如母子之间那根恍若脐带的绳子、母亲总在窗外看到年少的自己和家人的幻象，又比如母亲一直执着寻觅的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“阴阳树”。

乔思雪说，草原人看待生死的视角可能与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是不一样的，“对草原上生活的人来说，生死太常见了，所以关于人和生命是怎么在自然里面轮回的，他们有自己的视角”。

正如她在生活中经历亲人的离世。原本这是一个极其悲痛的过程，但乔思雪在告别生命的时刻，又感受到了一种平静的力量。在创作《脐带》时，乔思雪也以一种温暖、浪漫的氛围，表达和诠释了死亡命题。

电影中母亲寻找的那棵“阴阳树”，乔思雪说这完全来源于一个美丽的意外。原本剧本结局没有实物去承载要表达的内容，在电影开拍前夕，乔

思雪偶然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视频里出现这样一棵造型奇特的树。

乔思雪感慨这棵树太神奇了，它的出现似乎天然是为了赐予《脐带》故事一个结局：“你最后回到一棵树下，它扎根于大地——是一棵生的树和一棵死的树盘根错节长在一起。人的肉体有一天会像枯了的树一样离开我们，但是他(她)的精神就像那棵还活着的树，在自然里面一直轮回。”

## 把宝贵的传统文化和大众传播相结合

《脐带》是“长”在内蒙古大草原的电影，古老隽永的游牧文化、淳朴温馨的民风民俗，都在镜头里一一展现。

乔思雪说，除了饰演母亲的巴德玛老师，其他演员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所以饰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实生活无比贴近。有了“从小在那长大的惯性”，乔思雪感到创作全程“很有安全感”。

乔思雪记得小时候人们的交往状态就是：赶路路人路过陌生牧民家，如果想中午在他家里吃顿饭，一家人就会像亲戚来了一样热情招待你。而她此次拍摄电影的过程，又和彼时熟悉的记忆迎面相遇。乔思雪提到，团队找景过程中提出想进牧民家参观一下，对方立即把家里的奶茶、奶干、肉干全都拿出来，然后聊天的状态亲切到完全不像刚认识的陌生人。“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状态放到故事里面，因为这也真实体现一部分民族文化。”

乔思雪还在故事中纳入了“新”与

“旧”碰撞、融合的思考。

她在塑造阿鲁斯这个角色时，参照了饰演者伊德尔自身的特质。伊德尔与她一样，都是从草原到北京漂泊的同龄人。他小时候拉马头琴，后来做电子音乐。这种前后“反差感”，赋予电影不一样的气质，也体现了年轻一代草原人面对“传承”的全新态度。

乔思雪表示，当地传统音乐、古老唱法在传播中必然遇到问题，无法跟现代人产生共鸣，因此年轻人开始进行新的尝试，“把当地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跟现代贴近大众的传播方式作结合”。“音乐是很神奇的东西。我小的时候，聚会都是通过唱歌把人们聚在一块儿，也通过音乐打破和陌生人的陌生感。”她说。

在电影中，音乐也是阿鲁斯和母亲之间“隐形的脐带”，“即使母亲记忆里关于儿子的内容都没有了，但是只要音乐响起，就会在情感上瞬间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”。

沈杰群

## 《哪吒2》预计明年上映

3月19日，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给员工的内部信里提到，动画电影《哪吒2》预计将于明年上映。同时他还透露，“中国神话宇宙”体系首部作品《小倩》也计划于明年上映。

动画电影《哪吒》系列的第一部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2019年7月2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故事的改编和细节设计很有意思，比如山河社稷图、三星堆青铜器神兽以及太乙真人的“川普”等，很好地结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感。该片自上映以来就一路过关斩将，创下多个国产动画电影的新纪录，最终总票房为50.35亿元，位列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首、中国影史票房总榜第四名。

红星

## 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开播



1982年，作家路遥发表了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这部聚焦农村知识青年人生追求与曲折经历的作品，迅速引发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共鸣与讨论。此后40年间，无数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将这部作品奉为自己的“答案之书”，伴随着他们走过人生无数个抉择的关口。

40年后，经历六载时光筹备改编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，于3月20日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。

该剧由阎建钢执导，陈晓、李沁领衔主演，是对小说《人生》的焕新再现。小说描写了青年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归乡土的几番命运波折，曾给予一代代读者关于“抉择”的人生启迪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书中这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也随之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与答案，城市与农村、理想与现实，突破了原本的二元对立关系，原著《人生》也迸发出崭新的时代价值。

《人生之路》的主创一方面把握住高加林在一次次抉择中经历的命运无常，一方面也试图让新一代观众从“高加林们”的人生抉择中照见当下的困惑，收获更豁达的人生态度。该剧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，进一步展现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人身上始终秉持的坚韧、勤奋、勇敢和善良，为一代代人的奋斗写史。

阎建钢表示：“《人生之路》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本时空的界定，一直把故事空间延展到了今天。我觉得这是富有创造性的一个改变，它会让《人生》这部小说与今天的观众更加接近，小说本身也有了一个当代的表达。”

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”。搬上荧屏的《人生之路》会有怎样的惊喜？等您鉴定！

星辰

